

测谎者

Deception Expert

李晓平 著

谎言自有理由 真实则无缘无故

作家出版社

测谎者

Deception Expert

李晓平 著

谎言自有理由 真实则无缘无故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测谎者 / 李晓平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063-7886-4

I. ①测…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4250 号

测 谎 者

作 者: 李晓平

责任编辑: 王 烨

装帧设计: Luke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430 千

印 张: 24.5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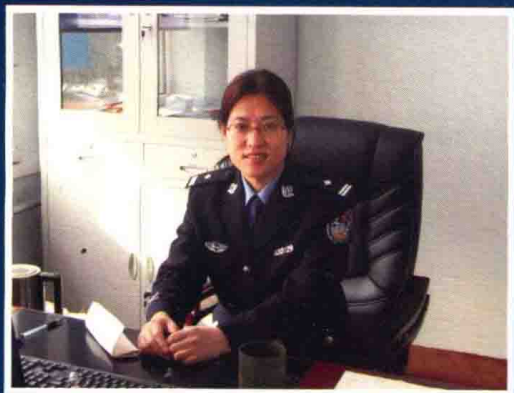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886-4

定 价: 4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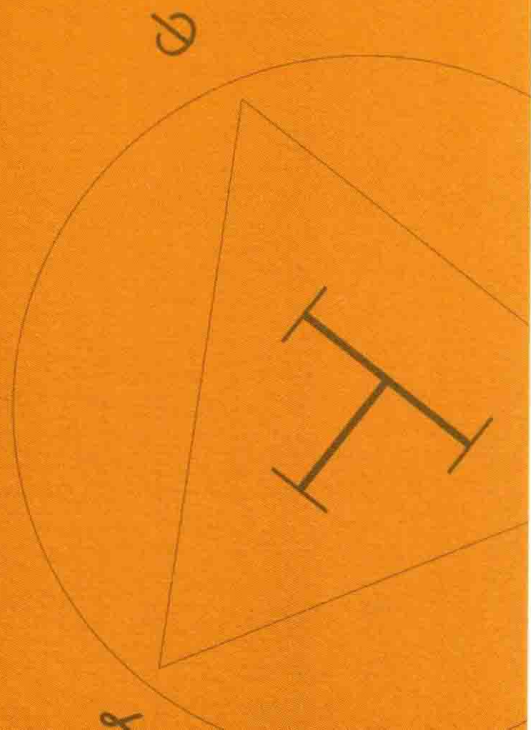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李晓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侦探小说协会会员，公安部首批签约作家，创作影视剧及长篇小说三百多万字。

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心中有鬼》《鬼使神差》《古镜》《女警官其其格》《制盗者》；中短篇小说集《北边在哪边》；散文集《像树一样飞翔》。其多部作品改编为影视剧后屡创佳绩，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



目 录

第一章	筷子的谏语 __ 001
第二章	窥视的眼睛 __ 020
第三章	荒诞的偷情 __ 037
第四章	奇怪的宴会 __ 053
第五章	尴尬的角色 __ 072
第六章	豪华的宫殿 __ 091
第七章	诡秘的敲诈 __ 115
第八章	飘移的眼神 __ 135
第九章	隐匿的谋杀 __ 156
第十章	怪异的友情 __ 174
第十一章	神秘喵星人 __ 198
第十二章	消失的手机 __ 220
第十三章	粗鄙的骗局 __ 246
第十四章	梦里的金盏 __ 269
第十五章	子濯的香吻 __ 292
第十六章	快乐的臀翘 __ 313
第十七章	奇异的假象 __ 335
第十八章	真实的谎言 __ 356

第一章 筷子的谶语

—

大家都说齐东镭是全国著名的成功人士。

——齐东镭自己也这么想。

当齐东镭自己也这么想时，齐东镭的日子便过得礼花儿一样灿烂。

独处的时候，齐东镭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和网友筷子用形而上的语言侃大山。筷子的网名其实不叫筷子，而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只有筷子”，就像齐东镭的网名不叫随风，而是“那年已随风”。“不说真名，不谈职业，不讲住处，不发照片，永不见面”是两个人共同恪守的五约，这一晃也将近二十年了吧？作为网友，他们能够二十年相濡以沫并相安无事，都归功于这个钢铁一般的五约。

筷子不上网的时候，齐东镭也会偷偷地百度自己的名字——是的，他齐东镭实在是太出名了！大家如果不信，也可以百度一下，不用点缀任何修饰语，只需要点击他的名字——齐东镭……怎么样，查出来了吧？用铺天盖地一词来形容绝不为过。不用看别的，仅看齐东镭的头衔，就会看得你眩晕：中国著名心理测试专家、中国著名犯罪研究专家、中国收藏家协会的三驾马车、中国形意拳协会的五大板斧、中华诗词家学会的八大金刚……你再把鼠标往下移，再往下移，看到百度照片了吧，对，那个眸子又大又亮、额头凸出如檐的男子，就是齐东镭。是不是觉得眼熟呢？当然会眼熟，因为齐东镭经常参加电视台的访谈节目。

齐东镭是全国著名的成功人士，齐东镭的妈妈也就成了全国著名的成功人士。为了介绍培养儿子的成功经验，齐东镭的妈妈曾“先后几次”接受过电视台的“独家”专访，齐东镭永远也忘不了面对广大观众时，洋溢在妈妈脸上的灿烂笑容，她就那么自豪地笑着，说她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就是培养了一个成功的好儿子，因此她是世界上最幸福最知足的母亲。

齐东镭的成功，也让齐东镭的妻子徐问玉的脸上大放异彩，作为一位年纪轻

轻就被提拔为医学院副院长的美丽女子，她可是比刘欢的妻子更显得卓越呢！刘欢的妻子不是有句名言吗？做得好不如嫁得好。徐问玉呢？徐问玉可是三管齐下！不信看这则报道：

徐问玉当选“最令人羡慕的妻子”

古城网6月18日电 据《古城报》报道，古城一项调查发现，著名刑侦专家齐东锵的妻子徐问玉女士，日前获被访女性心目中“最令人羡慕的妻子”称号。负责调查的有关人士表示，徐问玉“幸福妻子”的形象深入人心，令人信服。她最为人羡慕之处，不仅做得好，还嫁得好，更养得好。作为古城第一批“超级留学生——高中生赴美留学选拔大奖赛”一等奖的获得者，她的儿子被美国华盛顿大学录取，年仅十五岁就到美国留学深造。

日子灿烂的时候，唯一让齐东锵感到冷的，是对门的女人。

对门的女人，白白的瓜子脸，弯弯的柳叶眉，身材窈窕，风姿绰约。远远望去，美极了，柔极了，可走近一瞧，那心就唰的一下冷了。齐东锵不知道她对别人是什么样子，但齐东锵每次看到她，她的脸色都是冰冷冰冷的，冰冷得就像齐东锵最心爱的玉雕《睥睨》。

屈指算来，齐东锵和她住对门，也将近二十年了。虽然时间很漫长，但齐东锵和她一直没有交往，并且直到今天，齐东锵也不知道她叫什么，更不知道她每天早出晚归，到底去做什么。齐东锵只知道她爱人姓殷，叫殷勤，因为挂在门厅的801室的电费单上印的就是这个名字，一开始齐东锵还以为殷勤是她的名字呢，可楼下小卖部的刘嫂却说：“哪哟哎，叫殷勤的八成是她的男人——那个开宝马轿车的。”

“那她……叫啥名啊？”因为妻子不在身边，齐东锵便多问了一句。

“这我还真没问过。”刘嫂奇怪地看了齐东锵一眼。

齐东锵的脸就涨红了，立即支支吾吾地解释：“虽然我和她住对门，可我们两家并没有来往……您知道，大家整天都忙乎乎的……”

幸亏刘嫂并不像是非之人，立即用硬硬的西北口音絮叨着：“是啊！是啊！你们城里人，和我们乡下人就这点不一样，很多住对门的都不走动。也是，白天都忙着上自己的班，晚上也都忙着做自己的饭，哪有时间走动呢？”

可既然没有走动，她为什么对自己如此冰冷？

独处的时候，齐东镭也会偷偷地把玩自己收藏的宝贝。齐东镭的宝贝有两类，一类是古锁，一类是玉雕，古锁有一大堆，玉雕却只有一尊，就是那尊被齐东镭命名为《睥睨》的美女玉雕。但齐东镭每次看《睥睨》，首先想到的，都是对门的女人。也许中国的美女大多很撞脸吧？这尊玉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特像对门的那个女人。尤其相像的，是她们的冷漠。这尊玉雕是齐东镭在一个古董店里淘来的，几乎花去了他所有的积蓄。

一个人喜欢一件东西，真的毫无道理。齐东镭至今也说不清楚他到底为啥喜欢这尊玉雕，当时他仅仅看了那玉雕一眼，心里就再也放不下了。为了买下这尊玉雕，齐东镭一连颠颠簸簸地跑了七次古董店，每次往返都要花上三四个小时的时间，直到把那尊玉雕买到手。

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尊所谓的《睥睨》玉雕，既不是什么贵重的玉器，也没有什么神奇的传说，它不过就是一个通体洁白的美女，怀抱着一只同样通体洁白的猫。齐东镭专门找人看过了，那玉质也是极其一般的和田玉，市场上经常能够看到。齐东镭虽然也知道它并无收藏价值，但齐东镭就是喜欢，说不出来的喜欢，喜欢到了骨子里。

也许人的内心，都隐藏着受虐的欲望？这尊玉雕最让齐东镭感到刺激的，是那个美女睥睨的轻蔑，这也是齐东镭为啥要给它起了这么一个怪名字的原因——美女的眼神儿也太冷漠了吧？就像含着一把阴气逼人的无影剑，微微斜睨着，仿佛看透了周遭的一切虚伪和丑恶。一同睥睨的，还有那只猫的神情，它也是微微斜睨着，藐视中带着嘲弄，尖锐里含着讥讽……一人一猫，睥睨的方向都相同。

齐东镭问妻子徐问玉：“你看这玉雕像谁？”

徐问玉歪着头看了看玉雕，又跑到镜子边看了看自己，就俏皮地把玉雕举到自己的脸旁，微笑地说：“你自己看嘛！简直就是姊妹呀！”

直到有一天，当徐问玉发现这尊玉雕长得更像对门的女人后，她才警觉了起来。徐问玉的警觉，立即引发了齐东镭的警觉，从此，齐东镭便再不敢当着妻子的面把玩那尊玉雕了。

但警觉的火苗儿，已经忽炼炼地在徐问玉的心里燃烧了：

“你说实话，今天你必须说实话。”

“说什么呀？”

“你说我和对门的女人比，到底谁长得美？”

“当然你美了！”

“那你具体说说：我到底哪里美，她到底哪里不美？”

“你的美还用我说吗？全古城都公认！她的不美更无法说了，因为我压根没看清她长什么模样！”

“撒谎了不是？住对门这么多年，你怎么能不知道她的模样呢？你不是觉得她长得很像那个《睥睨》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话啦？有你这个厉害的老婆整天‘睥睨’着，我敢‘睥睨’人家吗？更何况，她还总戴面纱……”

“你看看，你看看，连戴面纱的习惯都掌握了，你们这些臭男人呀！”

……

这么多年，连齐东镭自己也说不清，夫妻间这样的问答到底进行过多少次了，可为什么每次提起这个话题，妻子都乐此不疲？

齐东镭当然也说不清，每次妻子提起对门的女人时，自己的脸为啥总会红起来，红到了耳朵根儿。也许越是心理测试专家，反测试的能力越要比别人差？

喜欢较真儿的齐东镭，有一天曾专门和自己的御用心理师筷子剖析过自己的心理，当然，剖析时他并没告诉筷子这个人是谁，只说他是一个公众人物。筷子简单地听了一下情况，连犹豫都没犹豫一下，就对他说：“你所说的这个人，之所以颇在乎那个女人，就是因为那个女人对他不屑。”筷子还说：“人在骨子里大多犯贱，特别是公众人物，你越是崇拜他，他就越高傲，这时候如果跑出个鄙视他的人，他反倒万分在意了。比如《傲慢与偏见》。”

对于筷子的答案，齐东镭开始并不认同，可仔细琢磨一下，又觉得真是那么回事。自从出名以后，齐东镭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会向他投来尊敬的目光，狭路相逢，人们也会恭敬地让他先行。而对门的女人呢，每次遇见，总像看不到齐东镭似的，即使两个人恰巧走到一路了，她也总是冷着脸兀自走在前头，让齐东镭这个大名人给她当绿叶当陪衬。

是的，她是这个小区里除刘嫂外，唯一对齐东镭不屑的人。

刘嫂对齐东镭不屑，齐东镭还能够接受，因为刘嫂实在太忙，因为刘嫂不会上网也不太识字。但住对门的她对齐东镭不屑就不可理喻了——住对门二十年了，她怎么可能不知道齐东镭这个大名人呢？

即使她不知道，她爱人殷勤也应该和她提起呀！就像齐东镭的妻子隔几天就要提起她一样。

“齐教授！和您住对门真是荣幸！那天我还想呢，抽空得去买几本您的书呢，到时，您可得给我签个名啊！”这话可是殷勤牙对牙口对口对齐东镭说的。

并且就在殷勤刚刚说完这句话之后，她就从那辆宝马车里下来了，一路娉娉婷婷地飘了过来，于是，暗香浮动，全世界都为之静音。可令人悲怆的是，和那缕沁人心脾的暗香一起飘过来的，依然是两缕睥睨的眼神。

她家的日子过得总是轻悄悄的，就像他们走路时轻悄悄，说话时轻悄悄一样。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也会轻悄悄地咳起来，虽然那声音低低的，细细的，却总是揪人的心。幸运的时候，也能听到她的歌声，但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少极了，并且每次她轻唱的时候，徐问玉都恰巧在身边，并且总会偷偷地看几眼齐东镭的表情。

“她的歌儿的确好听。”有一次，连挑剔的妻子都赞叹了。

“你不觉得她的声音过于纤细了吗？就像纤维，直勒人的心。”——齐东镭当然要鸡蛋里挑些骨头。

“哇？都勒到心里去了？还说对人家没有感觉呢！”妻子立即揪住了齐东镭的耳朵。

唉！这真是邻家有美妻，日子也难熬呢！

——齐东镭最大的遗憾，是筷子不知道自己就是齐东镭。

唉！当初怎么就制定了那样一个五约呢？这下可好，弄得筷子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假如筷子知道自己就是齐东镭，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会不会惊喜地尖叫起来？就像周杰伦的粉丝冲着周杰伦尖叫一样？

“啊！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我的随风，你真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齐东镭教授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齐东镭实在太希望看到筷子的激动了——哪怕全世界的人都为齐东镭激动，齐东镭也不会激动的。但齐东镭真的很在乎筷子的激动。

——可筷子真的会激动吗？

那天，齐东镭突发灵感，决定小试一下筷子的反应。

“随风，随风，随风，怎么不理我？”

“稍等，我在看一篇文章。”

“什么文章？”

“关于一位当红名人的，因为点击率超高，就很好奇！”

“哪个名人的？发过来我也看下。”

哈哈！你这刁钻古怪的筷子，这么容易就入了圈套？

齐东镭轻轻一点鼠标，就把关于自己的几个热帖发过去了。写这些文章的人叫艾伍龄，齐东镭和他并没有见过面，但这个人的文笔却棒极了！别说女人们看

了会怦然心动，连齐东镛自己看了，都忍不住爱上自己了。

“原来是他呀！随风，你怎么也这么低俗了？”

“低俗？”

“多浅薄，多低俗，纯粹的自吹自擂！”

“自吹自擂？你看没看文章啊！就瞎放炮？文章里不是说得挺清楚了吗？这个齐东镛和这个作者并不认识，连面都没见过的人，怎么能谈得上自吹自擂呢？据我所知：这个齐东镛，不仅是我国犯罪研究领域最顶尖的人才，还多才多艺，能文能武……”

“行啦行啦，你咋也替他吹上了？一切都是假象知道不？现在的那些吹鼓手，花点钱谁都能雇来，无论让他写谁，谁都是全国著名。这还算谦虚的呢！还没说全世界著名呢！哎！你还别说，这个名字起得倒很谦虚。”

“什么意思？”

“这还看不出来？二五零嘛！”

“筷子，你怎么总这么尖刻呢？”

“不是我尖刻，是齐东镛这个人真是能吹。那天在书店，我碰巧看见了一本他的书，翻开扉页刚看了一眼我就看不下去了，好恶心。”

“恶心？为啥？”

“你猜他在扉页上，是怎么介绍自己的？他竟然把自己说成是三驾马车、五大板斧、八大金刚，哎呀我的妈呀！原来就是一个开杂货店的！”

——啥叫自取其辱？这才叫自取其辱呢！齐东镛的脸渐渐地涨红了。

“随风，怎么不说话了？你不会是艾伍龄吧？”

“我不是艾伍龄！”

“也是，随风怎么能是那种素质的人呢？随风就像天上的风，无处不在，却从未存在。”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不了解情况就辱骂人家，这么说话不负责任。文章里写得多明白……”

“文章只能代表写作者的眼光。我凭啥要相信那个二五零的眼光？我这个人，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你这么评价人家，是因为你不认识他。假如你认识了他，我相信你一定会崇拜他的。”

“怎么不认识，我早就认识！”

“你早就认识？”

“现在的名人都是苍蝇，总嗡嗡地在你眼前晃，想不认识都不中。如果你真靠脸蛋吃饭，比如主持人，比如演员，我倒能理解。可你一个做学问的，干吗不待在象牙塔里？干吗总到公众场合胡说八道？并且这个人不仅自己显摆！连他老娘、他媳妇也都能抖擻，特别是他老娘……哎哟喂，别怪我嘴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啦！咋就那么不值钱呢？这人啊，越炫耀什么，越缺失什么……”

筷子的话，就像黑色的谶语，一下子把齐东镕从光辉灿烂的仙境摔进了阴森恐怖的地狱。

二

第二天，筷子的谶语就成了现实。

早晨，天蓝，风透明，路边的风景树也修剪得恰到好处。齐东镕走进办公室，刚刚坐下，一身笔挺西装的秘书小王就把一杯热茶悄无声息地放到他的桌子上，于是，一缕沁人心脾的清香便在周围氤氲开来……本来，这一切有多完美！连桌旁的扶桑花都开了。但自从听了筷子的谶语后，齐东镕瞧什么都觉别扭了，连看花的眼神都变了。

这盆扶桑花是齐东镕在垃圾桶边捡来的，没想到仅仅修理了一下，浇了些水，这花儿就疯长了起来，并很快就结出了花骨朵。头天下班时，那些花苞还处女一般裹得紧紧的呢，仅仅一夜，所有的花朵就都怒放了。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白色单瓣扶桑花，其中一朵特别硕大的就冲着齐东镕伸展着，本来绸缎般纯白的花瓣非常唯美，可中间偏偏突兀地捧出一截浅黄色的花柱来，让一朵纯洁的花儿，突然有了不堪的意象。

“他妈的！”齐东镕突然气愤地骂了一句，骂声一出，连他自己都愣了。

哐当哐当，就像给他的骂声伴奏似的，手机突然敲起了桌子！

齐东镕的手机彩铃都是敲桌子的声音，短信提示声是短促地敲两下，来电彩铃是连续不停地敲，直敲到你接电话为止。齐东镕管这叫“拍案惊奇”。

齐东镕挺了一会儿，才按下接听键，里面立即传来徐问玉急促的声音：“刚才养老院打来电话，说妈妈不行了。”

“你说啥？”

与此同时，办公楼突然摇晃了一下，就像哪个人闲了没事儿突然推了那楼一下似的。

“我正在往那里赶！你也快去吧！快点！”电话里很嘈杂，可知徐问玉是边往

外跑边打电话的。

总告诫自己遇事别慌的齐东镕，顽强地喘了一口长气，才去穿外衣，可拿衣服的手还是抖了。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透过窗子，齐东镕看到很多人在走廊里奔跑，尽管大家在奔跑时都尽量跑得很“稳重”。齐东镕尽可能轻地拽开门，突然发现秘书小王正脸色惨白地站在门前，似乎犹豫着是否敲门。齐东镕询问地看了他一眼，小王马上挤出了一点笑容说：“刚才好像……地震了！”

“是吧？”齐东镕嘟囔了一句。

小王闪过一边，齐东镕便快步向电梯那边走去，在等待电梯的时候，小王又在他身后怯怯地提醒：“地震逃生，最好别乘电梯……”

齐东镕本来想说：“我这么急，不是为了逃生，而是我妈妈不行了！”可他立即把那些话咽回去了，因为他的眼睛里突然一片灼热。

电梯门慢慢打开了，齐东镕回头望了小王一眼，便一步踏进了电梯，在电梯慢慢关上的时候，他看到小王依然站在原地看着自己，一副无着无靠的模样。直到电梯往下滑了，齐东镕才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是的，他应该对小王说几句关照的话的，大家不都在逃生吗？秘书也是人，也应该逃生的……但我的妈妈，我那个一直健康开朗的妈妈，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齐东镕赶到养老院时，徐问玉也刚刚赶到。养老院的院子里，站满了老态龙钟的老人，连下肢瘫痪的张阿姨都被推出来了。一位护理员正用话筒向老人们宣讲防震知识。

一见齐东镕，养老院院长就快步迎了出来，从脚步声便可听出她的心虚与内疚。还未等齐东镕询问呢，她就急匆匆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你妈妈说啥也不肯上医院，也说啥都不肯到外面来……这些大叔大婶们刚才都看到了！她可是真倔，非要在房间里等你，本来想强行把她背出来的，可她非要在房间里等你，非要在房间里等你……”院长炒爆米花似的说，一边引领齐东镕夫妻向楼内走去。

齐东镕妈妈所住的单间在二楼，那个单间是这家养老院最豪华、最宽敞、最昂贵的房间，而且是唯一。记得当初徐问玉替妈妈选择这个单间后，妈妈不止一次当着众人的面夸奖过徐问玉，最后夸得连齐东镕听了都脸红了。

几个人一路小跑上了楼，才发现楼里面乱极了，那情景颇像败军撤离的电影镜头。狭窄的防滑楼梯上，这里丢着一个小垫儿，那里放着一只拖鞋。走廊里更乱，一扇扇房门都半开半闭，痒痒挠插进了痰盂里，小马夹穿到了马桶上……不会说话的零碎东西，都在各个角度嘈嘈杂杂地说，可会说话的院长却沉默了，一路上，她除了随脚踢开那些挡路的东西外，再不肯说一句话了。

她的沉默传染给了齐东镕和徐问玉，幸好他们的脚步声一直都在嗒嗒嗒地替他们说，说得絮絮叨叨，噤噤嚅嚅的。

那间豪华的单间在走廊的尽头，快到门边时，院长快走几步，抢先把门拉开了。

齐东镕就看到了妈妈的脸。

在那个又大又阔的床上，妈妈像以往一样正襟危坐，但和以往不一样的是，此时的妈妈已经完全不是彼时的妈妈了！只见她呆滞的双眼瞪得圆圆的，就像两个白纸灯笼吊在灰呛呛的墙壁上。一件脏兮兮的单衣别别扭扭地套在她那勉强支撑着的半圆形的身体上，不仅扣子系串了，衣襟上还明晃晃地粘着一块绿色的菜叶和两个洁白的大米饭粒，很像一朵盛开的米兰花。

最让齐东镕难以接受的，是妈妈的秃头——妈妈的头，怎么就秃到这种地步了呢？铁白色长发，稀疏而又凌乱地蓬松在秃秃的圆脑袋瓜上，像极了奶奶家土房上乱蓬蓬的杂草。齐东镕的心突然就疼起来了，疼得他闭上了眼睛，但又不得不睁开。他实在不敢相信：这位双目无神、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老太太，怎么会是自己那个始终孩子气十足、始终笑声朗朗的妈妈？

以前的妈妈，每次出现在齐东镕面前时，总要花枝招展地戴一顶彩色帽子的，即使不戴帽子，她也要戴一头棕黄色或青紫色的假发，而且那假发还总支棱八翘地修饰得很前卫。就像妈妈自己常说的那样：你妈妈我永远是你新时代的潮妈。

可这位新时代的潮妈今天到底怎么了？怎么变得如此不堪入目了？如果不是始终与她形影不离的沈阿姨就坐在一旁扶着她，齐东镕甚至都怀疑自己看错人了！

一见齐东镕，沈阿姨的眼圈便红了：“你可来了！”她凄楚的话语明显地带有埋怨：“你妈妈……偏要这么坐着等你！”

自从办公楼摇晃了那么一下以后，齐东镕便开始有了一种怪怪的恍惚感，觉得自己所听到的所看到的都不是真的：那个傻乎乎地站在门前踟蹰的秘书小王是真的吗？那个在出租车上一一直焦急地颠着腿儿的自己也是真的吗？还有那些竖荏荏地站在养老院门前看着他的老人们……当然，也包括眼前的这位如此陌生的妈妈。

可是，妈妈已经开口说话了。

妈妈说：“我那次接受采访，说的全都是违心的话。”

妈妈说：“出名有个屁用？傻×才在乎出名。”

——齐东镕便杵在那儿了！一辈子，一辈子都没有说过一句脏话的妈妈，怎么会在病重的时候，突然骂起人来了？而且还骂得如此不堪？——这一切，怎么

可能是真的呢？

“为啥要说这种话，妈？你为啥要这么说话？”齐东镭踉跄奔过去，抓住妈妈就真真实实地喊了起来。

可无论齐东镭怎么发问，妈妈都不再说话了，她只是万念俱灰地瞪着齐东镭，像瞪着仇人似的瞪着齐东镭，瞪着瞪着，只听喉咙里突然咕噜一声响，就两眼一翻瘫软下去了。

在妈妈的眼睛即将合上的一刹那，齐东镭看到一滴豆大的浊泪从妈妈的眼睛里滴落出来，落到了沈阿姨的手背上。

——齐东镭的妈妈就这么走了，把齐东镭的所有好运都带走了。

古城还是那座古城，家也还是那个家，似乎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然而一切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可恶的筷子！你的嘴咋就这么损？我这一切噩运，都是你给咒的！”那天，当齐东镭习惯地打开电脑，看到筷子的京戏脸谱头像正一闪一闪地撩拨他时，便恶狠狠地骂了一句，随即关了QQ。

QQ虽然能删除，但谏语里的危机，却一天比一天明显。

最明显的危机，是齐东镭的事业陷入了低谷。

以前的齐东镭，事业咋就那么红火呢？邀请他前去测谎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就像他常常自嘲的那样：“整天忙得像个蝴蝶，不是在天上飞呀飞，就是在花间舞呀舞的。”可自从妈妈去世以后，我国的社会治安环境似乎也顿时“平安祥和”了，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那么多的城市乡村，竟然在好长一段时间里，突然就没有“离奇或疑难”的棘手案件了。或者案件已经发生了，可各地警方的案件侦破能力一下子突飞猛进了？用不到再找齐东镭去做科学测谎了？

齐东镭虽然不是什么“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但话说回来，齐东镭事业的兴衰成败，还真就是和“乱”捆绑在一起的，没有了乱，就没有了疑案，没有了疑案，也就没有了他扬名立万的测谎平台。这就像棺材铺的老板，尽管他也仁慈地希望所有人都健康长寿，但假如所有人真的健康长寿了，他又该怎么生存呢？

测谎的事务少了，齐东镭所在的警官学院又赶上放暑假，工作也闲下来了，齐东镭便觉得相当落寞。以前忙的时候，总有很多朋友找他吃饭，而齐东镭的事业，还真就离不开这些酒场上的推介，所以凡有聚会，齐东镭能参加的总尽量参加，实在参加不了的，也都被他推延了。

请注意我的用词：“推延”，不是“拒绝”。齐东镭因为分身乏术，实在无法去参加聚会时，他总会声音里透着亲切说：“等学院放暑假的时候，东镭一定抽

出时间和大家好好叙叙，咱们暑假见！”可如今暑假真的来了，约他吃饭的电话却一个都没有了，这可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一开始他还很迷惑，迷惑得就像做了一个乱糟糟的梦，梦境里到处乱糟糟的，嘈杂之声震得齐东镔的耳膜都嗡嗡直响。可是突然之间，万籁俱寂，静得甚至能听见自己汨汨的血流声。茫然四顾，才发现只是一梦。齐东镔便万分奇怪了，奇怪这些乱糟糟的状态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如果说梦是假的，可那震人心魄的声音又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如果说梦是真的，自己为什么又如此落寞了？

后来他才明白：原来饭局的突然变少，是受国内大环境的影响。自从党中央大张旗鼓地“抓老虎拍苍蝇”以来，特别是巡视组进驻古城之后，古城的领导干部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都不敢到公共场所应酬了。虽然他齐东镔既不是老虎，又不是苍蝇，但请他吃饭的人却都涉嫌老虎或苍蝇的，此时别说吆五喝六地扎堆吃饭了，即使在路上遇见了也都忙不迭地躲远，生怕自己某个举动提醒了哪个善于联想的人。

但这一切齐东镔都能够忍受。齐东镔最不能忍受的，是来自于家里的危机。

齐东镔也说不清自己家里到底出现啥危机了，但是他就是觉得出现危机了。之所以这么觉得，缘于徐问玉突然变化了的眼神。

——以前的徐问玉，那双丹凤形的眼睛该是多么的清澈，多么的明亮，总直直地望着你，就像清澈的湖，一眼就能让人看到底儿。可自从妈妈去世了以后，徐问玉的眼神也突然变得雾气沼沼的了，你越想探个究竟，那雾气就涌动得越厉害，涌动到极处，连眼珠儿都像帆船似的漂移起来了。

更让齐东镔不可理喻的，还有徐问玉的态度：妈妈死了，她咋就显得那么兴奋呢？就像翻身农奴得解放了似的。

齐东镔的妈妈因为长期守寡，性格有些怪僻，但刚强的她始终都是自己单过的，即使患病以后，大部分时间她也是自己咬着牙扛过来的，所以，她的活着或死去，和徐问玉关系真的不大。可为什么徐问玉会显得那么兴奋呢？善于演戏的徐问玉虽然始终都抑制着那种兴奋，甚至想用深如古潭的悲痛替代那种兴奋，但那怪异的兴奋还是从脸颊，从眼睛，从微微有些下斜的嘴角，以及嘴角边的那个叫“定坤痣”的痞子里泄露出来了，齐东镔想看不见都不中。

最让齐东镔接受不了的是：妈妈头七刚刚烧过，徐问玉就堂而皇之地提出要去美国看儿子了！“你别劝我，我已经决定了！这件事不容商量！”她就像妈妈临死前破罐子破摔地瞪着齐东镔时那样，瞪圆了她那双雾气沼沼的丹凤眼。望着妻子的眼睛，齐东镔不禁惊诧至极：都说儿媳妇像婆婆，她们怎么连瞪人的眼神都

像出自同一双眼睛啊？

回忆起以往的那些灿烂的日子，齐东镭生命中的这两个最重要的女人，无论人前，还是人后，无论举手，还是投足，都做得很熨帖，很到位！她们的和睦指数，甚至都达到国际礼仪规范了。不仅说出的话句句软声细语，连附在字尾上的小颤音儿也都透着祥和夹着喜庆，更何况还有彼此脸上透明的微笑呢！可现在怎么了？不仅优雅的母亲爆起粗口来了，连妻子也变得鬼七王八了，可这一切变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出名有个屁用？傻×才在乎出名。”

也许是太寂寞了吧？独处的时候，妈妈的这句骂人话总会突兀地在耳边响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每次想起这句话，齐东镭的心里都会别扭那么一小会儿，脸也会红上那么一小会儿。等想得多了，想得久了，齐东镭也渐渐地习惯了，想到最深的境界，齐东镭甚至有些喜欢这句骂人话了！那天，齐东镭还发现：妈妈的这句脏话，正着写是SB，反过来写就是BS，而BS在英文里也是同等含义。这么说来，SB在全世界都通用呢！

再深入思考下去，齐东镭不仅接受了妈妈的话，还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就是一个SB了。回想起在社会上“风风光光”地打拼经历，自己真的功成名就了吗？整天满世界地奔忙，可奔忙的结果，除了那几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全国著名”以外，自己还获得了什么？有豪宅吗？没有；有名车吗？没有。存款倒是有一些，却大都被徐问玉掌控了，虽然齐东镭偷偷地攒了些私房钱，但那点踢不倒的私房钱还能算作钱吗？

最让齐东镭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还有自己家里的这不足八十平米的住宅楼，因为连这个小楼，都是妻子单位的福利楼呢。

“在咱们家不许你谈物质！你是精神贵族，精神贵族谈物质，多低俗，多让人笑话？”

怕伤齐东镭的自尊，徐问玉总这么宽慰他，可每次徐问玉这么说，齐东镭的心都像扎针了一般地疼。精神？到底什么是精神？齐东镭越想越心虚，这就像自己的名字齐东镭，虽然听着震耳欲聋的，可伸手一抓只有一把空。

齐东镭这个名字还是奶奶给起的，齐东镭出生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了敲鼓声，声音大而突兀：齐咯隆咚镭，奶奶觉得这应该预示了什么，就顺嘴儿给齐东镭起了这么个滑稽名字。细细品来，这的确是一个滑稽名字！鼓声是什么？连屁都算不上，屁还能留下一股臭气呢，可鼓声连臭气都没有，摸不到看着不着，更闻